

Chang / He / Ni / Ying

长河逆影

冯 政 / 著

一部让你深刻反思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典藏之作

一部从深度与广度超越以往中国文化大散文的鼎峙之作

身为一名有文化的中国人，你应该知道

中国历史上的十五个“为什么”

一部让你深刻反思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
典藏之作

一部从深度与广度超越以往中国文化大散文的
鼎峙之作

身为一名有文化的中国人,你应该知道
中国历史上的 15 个“为什么”

长 河 逆 影

冯 政 著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逆影/冯政著.-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

ISBN 7-80685-099-6

I.长... II.冯... III.世界史—研究—文集

IV.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275 号

责任编辑 邓 明

装帧设计 张乐陆

长河逆影

冯 政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建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5 印数 0001-6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5-099-6

定价:25 元

思想的灵魂
面壁斗室的深邃
夜的星辰
湮没于海的喧嚣
日影下万物皆有归属
心,却无法复制

有歌吟从海底升起

目 录

1	序 言
4	琴心一剑知 ——从历史文化精英人物看中国人
23	黄河寻梦 ——关于民主的历史断想
31	伊人随风雅而逝 ——《诗经》悲歌
41	圣殿一夜苔生 ——“鼓瑟吹笙”礼仪之邦的失落
47	解读千古惟一圣人 ——孔子聚焦
53	愚昧的代价 ——“百家争鸣”千秋祭
58	秋风袅袅，“祖国”诞生 ——屈原气节新思维
63	汉家雄风 ——在汉民族形成的雄劲年代
71	大唐帝国之魂 ——“天涯若比邻”骋怀
78	亡国何恨 ——夜读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87	一个民族的悲剧 ——关羽、岳飞与“武圣”的话题
99	告别海洋前的挽歌 ——“郑和下西洋”神奇的背后

105	动荡的阴霾 ——走进王朝循环覆没的历史怪圈
116	繁华如梦堪惊 ——在圆明园废墟上的启示
126	秋风吹渭水,寒叶起乡愁 ——台湾问题沉思
132	文章千古事 ——余秋雨与文化大散文及其他
140	不讳尊者说金庸
147	张艺谋,神话并未诞生
154	阿勒泰猎人
159	鸿雁赋
162	黄鹤楼
167	自然心语
176	阳光下的鲁迅公园 ——与鲁迅先生心灵的对话
179	最是萋萋宋园魂 ——漫步宋庆龄陵园
182	天安门广场的“凝重” ——瞻仰毛泽东纪念堂
185	中山樵夫何崔嵬 ——俯仰中山陵
189	稀世音乐之花 ——中国音乐艺术随笔
209	墨彩掩隐中的慧眼 ——中国绘画艺术随笔

序 言



涉笔中国历史一些命题的想法由来已久。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人生成长期,我绝没有想到,中华文明史已逾五千年,而中国人竟然至今还对本国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缺少最基础的正确认识。

在趋近四十不惑之年,一叶孤帆,深长逆影,伴我再次走进历史长河。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后天的学习,在成长的学习中都离不开人类最古老的一门学科——历史。

文学家说:我们从历史中走来。

哲学家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社会学家说:历史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

.....

历史学家自豪地概括为:我们只知道一门学问,这就是历史。

既然历史(学)是如此的重要,可以想见,在我们从幼儿启蒙到人生独立的成长过程中,被人为地灌输了多少堂而皇之名曰科学的历史成见、史学体系。只是,待到我们长大成人,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惟独缺少了独立思考的历史。

于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肺腑感言,更触发了我对本已谙熟的历史的反思。

当然,值得反思的还有更多的国人。一小部分玩世者对历史的恣意歪曲和蹂躏,最能反衬一大群体无知者的愚昧和悲哀,由此,亦愈加显现还历史本来面目的重要性。

一部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关于“人”的历史。如果说“诗无达诂”,对人类自身的认知,亦恰恰是人类最难以取得共识的薄弱环

节。由此，便想起一个显然是古希腊或文艺复兴式的著名哲学命题——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从字面看，这三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很容易回答：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来自生命之根源，我将去人类之同归。

不过，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是简单问题被世人搞得越复杂越显其高深、高明，所以，但凡自以为有水平或在别人眼里有水平的人，且记：千万不要把上述三个问题看得如此简单、易答！

倘若你是一个有水平或还愿意被别人认为有水平的人，应该当即诘问：中国人是什么？生又何来？去又何往？

请原谅我在开篇之初说了这么多形同绕口令似的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句子，因为，只因为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的思考，实践，改造，再思考，世间最简单的事物也变得不再简单，那么，我们就不能奉一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人之行为的主臬。

所以，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还是要先思考一个自身的问题：中国人是什么？

而如欲了解中国人是什么，必先了解中国人的历史。

身为人类，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自己从无到有的演化历史。对于人类的起源，目前普遍的、最能为人类接受的科学解释是：人类最早由非洲东部一种类人猿演变而来。

普遍的说法已然为大众所接受，科学的解释似乎最具说服力，只是这类理性文字总令人感到有些冰冷，不若下面两段西方式的奇思妙想更贴近人性的本身——

其一，《圣经·创世纪》有言在先：上帝的灵行走在水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地，于是陆地浮出了水面……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奇哉！——大天地万物之灵长竟然

假上帝之口悠然而生。

然而,上帝又来自何方?人类难以自圆其说,遂使我辈想起一句可以套用的中国式的“戏”言:呔,何方神圣,报上姓名!

其二,在古希腊神话中,象征着人类智慧的雅典娜女神,乃是宙斯返躬自省深深地呼吸之后从自己的头脑中所生。妙哉!——夫智慧理应生于天帝宙斯这样神圣者的头脑。

然而,宙斯又来自何方?希腊人未穷其根源,于是,世人遂出之以一句人人皆可以援引的自嘲式怨言:那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而东方人亦有东方人的智慧。作为黄色人种的典型代表,中国人对自己的肤色、人种的来源有一则颇引以为自豪的寓言——

话说上帝(很聪明,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玉皇大帝)在天上烤面饼,第一块面饼烤得太生,尚为白色,便随手往下一扔,面饼坠在欧洲,变成了白种人。第二块面饼却烤过了头,糊成炭黑色,上帝一声叹息,面饼被抛弃到非洲,遂化作黑种人。第三块面饼则烤得恰到好处,灿灿金黄,甚是可爱,上帝不忍食之,轻轻一掷,面饼(宛若天女下凡仙姿翩跹)飘落亚洲,于是,成熟而完美的黄种人诞生了。

寓言毕竟是寓言,“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实质乃是自欺欺人。现实之中,黄种人并没有因为这个高妙的寓言显得比白种人、黑种人更加完美、优秀。

为什么在人类相当长的一段文明史期中国人曾占据人类社会的主流——“九天阊阖开宫阙,万国衣冠拜冕旒”,作为一名中国人是何等气派、自豪;一俟近代,却落得一败于西洋,再败于东洋,瓜分豆剖,丧权辱国,戚戚于人类主流社会之外,仰人鼻息、看人脸色以苟活?

在中华以盛唐为最的历史时期,黄肤色、黑头发的东方人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看齐的对象吧,不像后来,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了“上帝的骄傲”,由白种人缔造的西方社会成了世界的主流。

是沧海桑田,其必有风水之轮转?是盛衰兴废,其必有溟溟之天理?

还是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河,走进中国当代的潮流,在对那些渐行渐远和由远及近的文化、人物、事件、现象的漫漫追溯与反思中一辨究竟。

由此,世间才有了浮浅与深邃。

琴心一剑知

——中国历史精英文化人物与中国人

为什么有些外国人说“喜欢中国的文化，但不喜欢中国的人”？

能证明一个民族存在且是否优秀的最直接东西，莫过于它的文化。一旦文化衰落，这个民族存在的价值也将跟随贬值，直至形同有无。

在中国，最令世界为之心仪的，是它那足以代表东方，又堪称遗世独立的优秀文化。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屡屡从一些外国人口中听到一句极其刺耳的话：“我喜欢中国的文化，但不喜欢中国的人”。

这岂不是要命？须知，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呀！

于是，国人闻其言，辄多拍案愤慨：简直是一派胡言！

待一番愤慨之后，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却也深感有苦难言，无法再做深入反驳——我们自己不也在时时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吗？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世风日下”，即指曾经以优秀民族文化维系的良好社会风尚的沉沦。由此，是否可以断定，一个曾经以“伟大”著称的民族也跟随着“人心不古”一起贬值，直至形同有无？

悲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有必要深刻探究，从什么时代伊始，我们的社会开始变得“世风日下”，文化沉沦？从什么时候肇始，我们的民族开始变得“人心不古”，不再可爱？而“人心不古”的“古”字，又该从何时算起？

如果说中国初具民族文化代表性的时代起始于西周，相信懂得历

史的国人多不会对此抱有异议。诞生于歧原,所谓“郁郁文乎”的西周悠悠古风,历经 3000 年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在神州内外犹能时常领略到它那宏博精微的风韵。

不过,即使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约束天下,西周还是在其“分茅胙土,封邦建国”的初期就表现出各地分蘖别样的文化差异。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周武王的军师姜太公吕尚被分封到齐国,仅五月便从遥远东方的营丘返回西周都城镐京,向摄政的周公禀报在齐国施政概况。周公疑问道:“你为何回来得这么快?”姜太公回答:“我简化了齐国君臣之间的繁缛礼节,遵从当地民风入乡随俗,很快就理顺了政事。”

周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受封鲁国,因周武王登位一年旋即病逝,继位的周成王尚且年幼,周公摄政镐京不能前往,遂派其子伯禽就任鲁国。3 年后,伯禽从与齐国毗邻的曲阜回到镐京,也向周公汇报在鲁国施政情况。周公责问道:“你为何回来得这么迟?”伯禽回答:“因为要按我们周朝的礼仪制度变革当地人的习俗、礼节,治丧三年然后才能除去丧服,所以迟至今日才回到镐京。”

周公听罢为之感叹:“咳,鲁国的后代最终将要臣服于齐国!如果施政者不懂得因地制宜,从简变通,民众就不会亲近他;平易近人,才能使民心归属。”

齐国创立者姜太公与鲁国创立者伯禽泾渭分明的治国之道,遂使齐鲁两国强弱优劣很快毕现于世。

鲁国传承西周宫廷礼制,礼乐恢卓,文化斐然。下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吴国公子季札出使中原各国,观周乐于鲁国。鲁国之君命宫廷乐队演绎各地国风和繁复绝伦的周乐,令季札叹为“仰止”。是以鲁国产生孔子这样学问冠于古今的圣人,邹人孟子在鲁国稷下设讲坛领袖列国儒士学子,亦绝非偶然。

齐国濒临渤海、黄海,自姜太公起鼎力发展工商业,藉沿海渔业、盐业致富,很快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国。进入春秋时代,齐桓公恃国家之富,依管仲之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煊赫武功、盖世英名荣膺“春秋五霸”第一人。当时之世,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孔子焉能望其项背?

一个是霸主,一个为圣人,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既为人也，必应生命衰亡之理。待齐桓公一病哀逝，内乱接踵，僵卧灵床 67 日，尸虫出户而无人理睬。身后结局悲惨若此，以强势武力搏取的盖世英名何济于世？

再看孔子。

孔子死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畔，众弟子皆服丧 3 年。3 年服丧结束时，相聚孔子冢前恸哭，以寄哀思。有的弟子和鲁国民众百余户留守在孔子冢旁安家，形成初具规模的民众居住地“孔里”。此后，鲁国世世代代形成传统，岁末时在孔子冢奉行祭祀。而众多儒学之士亦汇聚孔子冢，举行礼仪乡饮大射等讲授活动。孔子的故所居堂被后世建成孔庙，珍藏着孔子身前的衣冠、古琴、车辆和竹简书册，到西汉年间，犹完好如初。汉高祖刘邦巡幸鲁地，以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奠孔子。诸侯卿相来到鲁地，也常常要先拜谒孔庙和由孔子冢发展而来的孔林，然后才开始执掌政事。从孔子辞世的公元前 5 世纪，至今已逾 2400 多年，中华历史虽内乱兵燹、改朝换代频仍，但孔庙、孔林始终被尊崇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圣地。

圣人已矣，盛事盛名不朽，这就是文化的伟力！

不惟孔子如此，在其弟子之中，亦不乏以旷世才智令齐桓公春秋霸业黯然失色者。

进入公元前 5 世纪，田氏在齐国崛起。田常想篡夺王位，但对高、国、鲍、晏几家大姓贵族心存忌惮，便移师伐鲁，以转移国内注意力。在鲁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孔子问众弟子谁人可以解鲁国危亡之倒悬。被孔子誉为国之瑰宝（璠璠）的子贡请缨而出，以超凡智识辩才，一路说服齐、吴、越、晋四国之君按照自己预先设计的谋略行事。

于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出现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10 年之内，春秋后期政治格局为之大变。

智谋胆略，功盖齐桓霸业，这就是文化的威力！

一部中国通史在手，我时常思忖，中华号称五千年文明史，按公元纪年，公元前的文明史应该有 3000 年。3000 年的历史，不可谓不漫长，期间，中华民族的物质创造，无论是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皿，还是雄伟磅礴的万里长城，都足以夸耀于世。但是，我不敢想像，倘若在这 3000 年里没有了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等文化伟人，没有了《诗经》、《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楚辞》、《史记》等文化典籍，中华先秦文明



史还能称得上博大精深、辉煌绚烂吗？

正如西方有古希腊、罗马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和史学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日尔曼尼亚》，中国同样有毫不逊色，甚至更加博大精深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庄子、孙武、韩非；历史学家左丘明、司马迁和史学著作《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中国的文化才令西方人心悦诚服，为之喜欢的。而不像当今众多国人理解的那样肤浅：外国人因为爱吃中国的美味佳肴，才喜欢上中国的。

文化的力量既然如此强大，文化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创造辉煌绚烂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力量——中国文人，也该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主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了吧！

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文人不但主宰不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在有生之年却多被别人主宰着。

让我们先来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受国人喜爱的文人苏轼。

关于苏轼这位诗、词、文、赋出类拔萃，书法、绘画均非同凡响，音乐、医药、养生、炼丹、烹调、酿造、制墨无不通晓，金石、字画、笔砚、古玩一鉴慧识的中国文人之最，历代著述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著作再多亦不为过；一旦提笔又成置喙。

而我所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人苏轼竟然命途多舛，“乌台诗案”首尝中国第一例文字狱，而后再遭奸佞之徒追逼陷害，直至放逐海南儋州，比唐代“八司马事件”中柳宗元贬职到广西柳州，刘禹锡贬职到广东连州还要远，开中国文人放逐之最，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倘若有才无德，品行不端，结党营私，遗人以把柄，也就罢了，偏偏苏轼又是一位奉行封建士人立世准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杰出代表：居官为政，处处留下美誉口碑，六拱如波、烟柳映带

的西湖苏堤，功效与景观兼善，流芳古今；“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乐观旷达依然——“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才艺无双，却丝毫无恃才傲物之骄矜；疏放心计，然后见胸襟磊落系于民生，遂使苏轼成为北宋后期士林、民间广泛拥戴、仰慕的人。

让我们再回到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回味几起感天动地的文人故事。

公元1101年，遇赦北还的苏轼乘舟路过江西淦州时，当地百姓正在垒石筑桥。听说苏轼到来，3000多百姓当即围拢舟前，争睹东坡先生风采，并簇拥着他恳请为新桥题名。苏轼在舟中题写“惠政桥”三字，众百姓才目送着他缓缓离去。

6月15日，苏轼乘舟沿运河赴常州。听说苏轼要从运河经过，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运河两岸，欢欣爱慕之情景令苏轼激动难抑，连连絮语：莫非要看杀我吗！

而在此前，苏轼北上途经大庾岭少憩，从附近村店走来的一老翁得知眼前这位休憩者是久仰大名的苏子瞻，便深深地一个作揖，说道：“有人千方百计迫害你，今日得以北归，也是天佑善人呵！”

村店野翁的真情道白，说出了广大民众对苏轼的心里话。

善人如斯，民心所向，为什么还有人千方百计加以诬陷、迫害？

世间最复杂的事，莫过于人事。

大凡志趣高远者，多不屑于卑俗龌龊伎俩；秉持节操者，多不顾凡俗一己私利。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即为正人君子写照，亦是奸佞小人得志的最大障碍。而志士的高洁，益显佞人的卑污，不除之，何以后快？君子之疏虞人事，不擅伎俩之所短，恰为小人投机钻营的熟练之所长，再藉人性趋利之弱点，结党营私，逆施猖狂，“坏人当道”遂时时成为社会焦点现象。

正因为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视为人生不二信念，才有了苏轼的不以亲故徇其私，不以成败易其操；才有了他与变法者王安石、反对变法者司马光两派的冲突，虽历经陷害、贬谪而风范依然痴心不改。而这，更引发那些奸佞小人将其视作最大的对手和障碍，才有了“乌台诗案”、远谪岭南、儋州逐客一苏轼。甚至，在苏轼死后还未下葬时，朝廷就追贬他的官职。随后，奸臣蔡京又将苏轼兄弟、苏门诸人

和其他元佑时期的贤良 300 多人列为“奸党”，在全国各地刻立“元佑党人碑”，禁毁他们的著作、文集，株连他们的家人、子弟不得在京为官，不得在京城及其附近居住。

可以说，当时之世，没有比忠贞、正直的文化人更可悲的人了。

当然，更可悲的还有，历览中国历史长河，对文化人的压制、迫害，并不只是沉渣泛起的个别现象。

孔子在世时即以博学渊雅享“圣人”盛名，但齐景公一出送齐女给鲁定公的美人计，就让孔子被迫丢了相位；周游列国，几位佞臣几句谗言，便置其“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境地。就连 1500 年后的唐玄宗也不禁发出同情的悲叹：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接下来处境与结局悲惨的文化名人，应该是屈原。只因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进一句谗言，竟然让王室贵族出身的屈原在楚王面前失去信任，虽然诗才、忠心可昭日月，依然不能改变令尹子兰、顷襄王对他的接连贬斥，国临覆亡，惟有以死殉节。

秦始皇、李斯联手导演“焚书坑儒”，让 460 多位博学鸿儒没有留下姓名的冤魂从此飘荡在中华历史上空。

还有司马迁。一部《史记》，百代千秋亿兆传诵。如此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只因秉持正义豪气，在群臣趋利避害的朝廷上说了几句公道话，又缴不上权臣、富商从口袋里随便摸出的几枚赏金，便横遭对一个男子汉来说“惨，莫大于宫刑”的奇耻大辱。

从司马迁之后到隋文帝推行科举制，700 年间，中国文化人的命运也完全凭着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载沉载浮。

因为江夏太守黄祖的粗俗愚鲁，容不得恃才傲物，名士祢衡难逃一死。因为曹操父子的文才风流，“建安七子”得以鹰扬凤翔。因为西晋统治的黑暗，《文赋》卓然的陆机被冤杀于乱军中。因为北魏、北周统治者仰慕庾信文名，可以不计《哀江南赋》中的抑北扬南，封他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等要职。

当然，也因为依据血缘或者家族身份等因素推行的官吏制度——九品中正制、士族制，使得众多像写出《三都赋》而世传“洛阳纸贵”美谈的左思、“元嘉三大家”鲍照这样的寒士或白发终老，或自身难保。

“科举取士”制度出现，堪称为中国文化人开辟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新天地。因为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而成为文化代表和社会精英的中国

文化人,获得一条普遍的上升通道。这其中,固然有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考虑,但孔子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理论则从政治制度上得以确立。

从此,中国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令天下士子欢欣鼓舞的诗词典故。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人生平最大喜事;“昔年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一诗,最为形象地刻画出中国古代文化人苦尽甘来的形象、心态。

唐宋两朝,是中国科举制度较为健康的时期,诗、赋、策论等应试文体多能体现一个读书人真实的文化水准。但即使是在这文化人的“黄金时代”,许多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文化人依然难逃人祸苦海,悲不胜数。

在由唐诗、宋词组成的文学艺术灿烂星空里,有两位异常绚丽的天才之星——李商隐、秦观。翻开任何一本唐诗或宋词选本,均会被两人那霞映江天绚丽隽婉的旷世才情所深深折服。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进士,曾入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幕府,得到他及其儿子令狐绹的提携。后来,李商隐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女为妻。只因令狐父子属“牛李党争”中的牛党,王茂元属李党,竟然被牵扯其中备受压制,虽然有卓绝一世的诗才,无奈潦倒终身,客死荥阳,年仅46岁。

秦观,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诗、词、文俱工,尤以词胜,上承晏几道、柳永,下启周邦彦、李清照,获得后代词学家“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的至高评价,只因属“苏门四学士”之一,虽然词名负一世盛誉,却一再遭受贬谪,直至广东雷州,中暑死于广西藤州途中。

为什么在文化昌盛的唐宋两朝,优秀如李商隐、秦观这样的文化天才,竟然遭罹如此悲惨的下场?唐太宗曾一语道破“天机”: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说白了,就是对一个国家和王朝安危而言,再好的文人,也抵不上一个普通士兵。

开明、英明如唐太宗这样的好皇帝,竟然也说出这等令天下读书人伤心的话,更遑论其他能力不及、胸襟狭隘,甚至昏聩的皇帝!

所以才有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悲愤感言：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

对此，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北宋不是出了一个“出将入相”的杰出文人范仲淹吗？随后不是又出了一个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改革家，同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化伟人王安石吗？

这是事实。但我们还知道，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这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人生结局亦并非以荣耀谢世。

的确，因为科举取士，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前途为之明朗，地位随之攀升，通过应试有可能在仕途上走得很高、很远，有政治才干或名重一时的杰出者，甚至可以接近权力的顶峰。比如，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张九龄曾官居宰相；边塞诗人高适任刑部侍郎，封渤海县侯；白居易任刑部尚书。北宋初期著名词人晏殊曾长期官居宰相，欧阳修也曾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为天下读书人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

掀去遮盖在中国文化人身上的锦绣冠服，却不难看出客观的现实真相：中国历史上由饱经染翰洗礼的文化人组成的社会精英，几乎始终都处于权利阶层的陪衬地位，或者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了。一旦发生权力阶层的冲突，首先的排斥、打击对象，往往便是那些秉持正义节操，不愿同流合污的文化人。

综观一部中国政治史，正直的中国文化人不但在与皇权国戚、世袭官僚、军阀豪强的抗争之中屡屡杀身成仁，甚至还每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丑恶的一股势力——宦官与太监专政的祭品，东汉“党锢之祸”、明末“东林党案”概莫如此。

所以，中国文化人的祖师爷孔子提倡的“温、良、恭、俭、让”风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多化为终身遗恨，千古犹悲；“穷则独善其身”的修养品格，遂成为人善被欺，于世难存。

——天下人复何敢再效仿历史和现实中文化精英人物那些行高于世间的嘉言懿范，从风而靡，从善若流？

“人心”于是“不古”，“世风”随之“日下”。

然而，譬如文化传承之于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消失，文化人的榜样